

史海钩沉

清代高光师表符朗

韩国强

传四海;先祖肇基,效贤人,尚学风,科名鼎盛永千秋。”上联写符朗登科,承受官品,数扬文教,文章蜚声传播四方,极力赞颂符朗的文才和家业。下联讴歌先祖的美德和良好的家风。

《碧海老夫子教思碑》未见志书,但它披露一条很有价值的信息:“辛丑岁(1801),聘公长君孝廉东江先生署中课儿。”意思是说,嘉庆六年,焦和生聘请碧海的老子符朗在府中给他的儿子授课。

焦和生在琼州任职期间,携子友麟在身边,公事繁忙,无暇照顾。在符朗的教授下,友麟学业长进。举人符朗与知府之子碰撞,便产生耀眼的火花。据史料记载,友麟因其父对国家的特殊贡献,道光六年(1821)得以进入国子监深造,道光十三年(1833)中进士。据《焦和生与李符清书札》中提及:“麟儿已授中书。”清代的“中书”是中央文职官的称谓,主要分内阁中书和中书科中书两类。焦友麟属哪一类“中书”,已无从查考。据《林文忠公手札》载,林则徐曾称赞友麟为“实心任事之员”。毋庸置疑,符朗教授焦友麟,为他日后中进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师德入史书

嘉庆十八年(1813),符朗离乡到文昌教书。

符朗在文昌掌教三年,分文不取,开创琼州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义举。

嘉庆二十一年(1816)7月26日,符朗因累过度,卒于文昌,享年52岁。

符朗的逝世感动文昌的家长和学生,众门生动情地写下《祭符东江先生文》。此文载入《民国儋县志·艺文志下》。

《祭符东江先生文》全文1065字,字含深情,追思与赞颂交织,既追忆符朗生平事迹,又赞颂其德行功德,更抒发门人痛失良师的悲恸与追慕之情。

全文分三段,将符朗的德行、功业、文采凝为“寿世文章”,使先生“千载馨香”。

第一段,写先生如落花般飘然离世,而先生的德行功德,门生岂敢不尽力记述。

开篇以“铜鼓风凉”,“沙锅云暗”等自然意象铺陈凄冷氛围。“铜鼓”,即文昌铜鼓岭;“沙锅”,即儋州沙锅岭,也叫沙帽岭。二山皆为两地名山。“文星乍坠”,暗喻先生逝世。“此时此际,我夫子竟尔花飞”,以花落喻先生逝世,哀婉痛切。

第二段,追述先生生平,彰其功业。

祭文记述,符朗少年勤奋,“青衿蟾窟,棘闱一入已成功”,是说先生年少时苦读诗书,科举场初试便一举成名。中年治学,“白首京华,铁砚屡穿而不厌。乃盖闾户西山,埋头巾帙。焦思积雪,赤足还似寒泉;蓬舍鸡鸣,青灯长陪孤榻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白发苍苍仍居京城,铁砚磨穿亦求学不倦。闭门深山,埋首典籍,寒夜赤足思索,青灯长伴书卷。晚年教化,“入幕而量五尺,多士甘心;登堂而度金针,终身苦志。”“五尺”,比喻选拔人才诗文的标准。“金针”,喻高超的技艺或高明的方法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入幕为宾时品评文章,学子心悦诚服;登堂授业时传道解惑,弟子终身铭记。

祭文赞符朗,像欧阳修批阅典籍,“师古并能师今”,像边孝研读经书,“课徒兼以课业”,像张华“学博”,像魏收“经明”(经义通明),像王羲之教人,“半文不受无因”,像孙嵩仗义,“一得便思济困”,像李膺品德高洁,“每和崔嵬以倾交”,像孔伋谦逊,“欲举风毛而深却。”

第三段,哀悼先生逝去,悲痛陈述先生抱病授业,临终诲人不倦,深情寄托追思。

门生将符朗比作程颐,“伊川道立,或航海而坐春风”;比作朱熹,“鹿洞名高,或逾山而沾化雨”。祭文记叙先生临终,“抱药以谈”,“连调首难痊,艰辛仍语;屡试参苓不效,呼号偏宽”(逢食粗粝亦难下咽,艰辛却隐忍不言;屡试良药不见效验,病痛反宽慰他人)。先生一生“系恋文昌”,如今,匆匆离去,门生感叹:“颍我泰山,且向伊谁采药?坏我梁木,将从何处升堂?”又以“天丧马融”,“人亡康节”类比,深化悲痛。接着,以六句排比句讴歌符朗:“然吾师之好学者,德业日彰;吾师之行义乎,闻望日长;吾师之功烈乎,令人想望;吾师之惠泽乎,被人汪洋;吾师之文采乎,香文光若;吾师之但个平手,千载馨香。”最后,以“但个平手,千载馨香”收束,“庶几灵爽式凭(愿英灵长佑此地苍生)”,深表哀思与期望。

桂北的晨雾还未散尽时,总有一声悠长的牛哞穿透湿润的空气。那声音里藏着岁月的沧桑,也裹着土地的温度。在现代化机械轰鸣的今天,这来自远古的呼唤已渐成一个曾与土地亲近过的灵魂。水牛、黄牛,这些沉默的耕耘者,用四蹄丈量过千年的土地,将生命化作春泥,滋养出华夏文明最坚实的根基。

穿鼻的印记:苦难与羁绊

穿鼻牛的场景总带着近乎悲壮的仪式感。当锋利的竹签穿透鼻骨,隔,殷红的血珠滴落青石板,小牛第一次感受到与人类命运的深刻羁绊。那钻心的疼痛是成长的烙印,更是农耕文明对生命最原始的驯服。然而这看似残酷的瞬间,实则蕴含着人类与自然最朴素和解——牛鼻绳不是枷锁,而是连接两个物种的血脉,是对共同命运的庄严承诺。

老辈人常说,牛是通人性的生灵。当牛鼻绳第一次被攥在农人手中,四目相对的刹那,人类读懂了牛眼中的委屈与顺从,牛也接纳了这份跨越物种的托付。从那一刻起,牛便将自己的生命与土地、与人类紧紧捆绑。春日里,带着伤愈的鼻环,它们拖着沉重的犁铧走向田野,新翻的泥土混着鲜血的气息,在晨风中飘散,那是奉献的开端,也是羁绊的延续。

阡牛的沉默:生命的献祭

上法阡牛的场景总带着原始的暴力美学。成年公牛犄子被粗砺的麻绳捆住四肢,在挣扎中见证自己雄性尊严的消逝。铁链狠砸下的精索不仅是生理的残缺,更是对于繁衍本能的彻底阉割。这种近乎残忍的手段,却藏着农耕文明最深层的生存智慧——去除野性的公牛,方能成为更高效的生产工具。

失去生殖能力的公牛,从此将全部生命力注入土地。它们不再追逐母牛的身影,而是将所有的力气化作拉动犁铧的每一分力量。烈日下,它们的脊梁被汗水浸透,肩膀处

感悟人生

犁铧上的岁月:献给农耕时代的脊梁

莫修平

磨出厚厚的茧子,却始终迈着沉稳的步伐,在田垄间走出整齐的轨迹。这沉默的献祭,是对人类生存需求最彻底的成全,也是对生命意义的重新诠释。

田间的诗篇:耕耘的史诗

每一头耕牛都是行走的诗篇。它们踏过初春的泥泞,将板结的土地化作松软的绸缎;它们穿越盛夏的酷暑,在稻浪中勾勒出希望的轮廓;它们驮着金秋的喜悦,将沉甸甸的谷穗送回农家;它们顶着寒冬的霜雪,为来年的耕种默默蓄力。四季轮回,牛用四蹄书写着永不褪色的农耕史诗。

牛的耕作方式看似笨拙,却蕴含着天地间最精妙的智慧。犁铧入土的角度、经过千年驯化形成的默契。它们懂得何时该用全力,何时该放缓脚步,将人类的指令化作与土地的对话。在贫瘠的山岭长出

庄稼,这是生命对生命的馈赠,是自然与人类共同谱写的壮丽乐章。

菜市的挽歌:最后的奉献

当老牛再也拉不动犁耙,它们的命运却走向了最悲壮的结局。曾经在田野上意气风发的生灵,最终被悬挂在菜市场的铁钩上,化作人们餐桌上的肉品。这个场景充满了矛盾与无奈——人类感激牛一生的付出,却又无法逃避生存的现实需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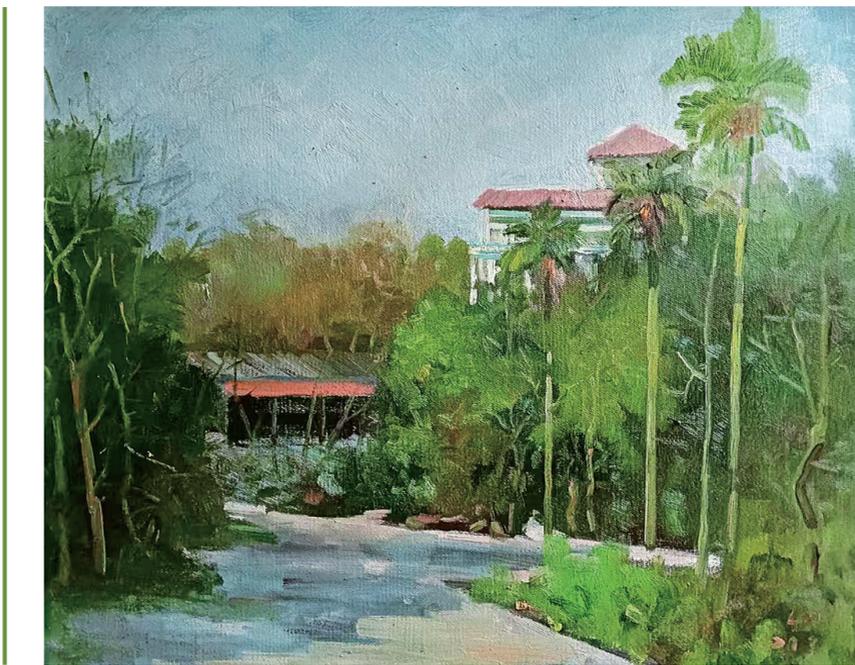
老牛的眼神里没有怨恨,只有释然。它们似乎早已明白,自己的生命从被穿鼻的那一刻起,就注定要为人奉献到最后一刻。菜市场的铁钩,是它们生命的终点,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重生。它们的血肉滋养了人类,灵魂却永远留在了曾经耕耘过的土地上,化作守护农田的魂魄,继续守望这片它们深爱的土地。

文明的脊梁:永恒的丰碑

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,牛扮演着远比我们想象中更重要的角色。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到男耕女织的农耕时代,牛始终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。它们不仅提供了劳动力,更塑造了农耕文明的精神内核——勤劳、坚韧、奉献。

牛的存在,让人类摆脱了对采集狩猎的依赖,走向定居与文明。它们教会我们耐心与坚持,教会我们与自然和谐共处。每一块丰收的稻田,每一座崛起的村庄,都凝结着牛的汗水与血泪。它们是文明的奠基者,是无声的英雄,用一生的付出,托起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厦。

站在现代化的门槛回望,那些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牛群,依然在记忆的田野上耕耘。它们的身影与桂北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,化作永恒的图腾。人类亏欠牛的,不仅是一声迟到的感谢,更是对生命的敬畏,对自然的感恩。愿在未来的岁月里,我们永远铭记这些沉默的奉献者,让它们的精神如同犁铧开垦过的土地,永远滋养着人类的心灵。



村里新居

(油画)

李茂作

七一颂歌

杨晓光

在七月晨曦的绸缪里,我辨认你最初的摇篮;南湖波光托举着星星,那粒火种,依然灼烧我血脉的堤岸。

从冻土的裂缝中,你执拗地向上萌生。火种在暗夜传递,风雷如刀锋般锋利,而根须在更深处紧紧相握,在石头的沉默里,秘密地盟誓。

当铁锤击碎锁链,碎铁飞溅成满天星斗;当镰刀割断深夜,麦穗在黎明的伤口上,重新挺立成金色的诗篇。我触摸旗帜的经纬,每一缕都缠绕着灼热的脉动,每一缕都延伸出无数蜿蜒的足迹。

你以光的名义,在荆棘里点燃星火。你以光的名义,在荒原上熔铸道路。你以光的名义,让解冻的河流开始重新塑形,每粒沙都在寻找混凝土的方向。当所有沟壑都升起炊烟,每扇窗户口都亮起温暖的坐标,光的形状就是人民的形状。

你是东方地平线永不疲倦的瞭望,你是暴风雨内部奔涌的岩石;在寂静中锻打光明的胚层;你是所有季节的承诺,当冰雪封锁每一条路径,春天已在根须里吟唱。

在七月丰盈的枝头,你捧出沉甸甸的黎明。虹霓升起于汗水浇灌的地方,每颗果实都凝聚着太阳的重量。脚手架向天空书写誓言,齿轮把时间咬合成崭新的乐章。当所有车轮都朝着太阳旋转,最年轻的星辰正在拔节生长。

光,在每道掌纹里流淌成河,在每粒微尘中结晶成盐。当千万个声音汇入光的赋格曲,我听见,你以光的名义应答,在每一个醒来的窗口,在每一粒种子的萌动中,在每一条通往黎明的路上……

父亲和他的镰刀

郭城

当弦月俯身探看,清霜就凝成他的磨刀声;他弯腰时,大地便有了微弓的剪影。

镰刀是垂首的弦月,与星群交换着光语;每道锋芒都懂得,晨露在穗浪间游移的足迹。

秋光在刃口渐次焮熟,银弧划过处谷粒安睡如婴;可当霜雪爬上鬓角,他依然在垄沟里收割飘零。

直到铁器们学会肃穆,静候墙角,看蛛网攀援;新来的收割机喧嚣着,将金黄的诺言倾泻田亩。

唯有那把镰刀在暗处,持续雕琢未启封的弧度;铁锈深处有泥土在翻身,轻轻唤着,下季的谷物。

谒海瑞公园

李城浩

椰风荡炎州,白浪啜苍礁。遭祠立高冈,松柏自萧萧。昔闻刚峰公,铁骨傲天骄。一疏震九重,万姓恸穹霄。瘴疠蚀铁骨,黎歌慰寂寥。瘁痕没残碑,云气卷前朝。岂为身后名?肝胆映海潮。我来抚石碣,浩气贯青霄。世事几浮沉,孤月悬林梢。春来木棉发,犹似血未销。

红色长篇连载

孤岛战旗红

李盛华

眼笑,处处欢声笑语,男男女女手拉手,老老少少面对面,开怀尽兴唱起家乡的儋州调声:

八月十五,呵哩哩来呵哩哩,看月娘;对对鲤鱼,呵哩哩来呵哩哩,游水上。

鲤鱼爱吃,呵哩哩来呵哩哩,江河水;妹爱勇敢,呵哩哩来呵哩哩,好后天;哆哆来咪啦啦咪啦啦!好后天,哆哆来咪啦啦咪啦啦!儋州自有靚妹崽,儋州都是好后天!海南岛,与大陆隔着一道窄窄的

琼州海峡,却是孤悬伶仃似乎隔绝于中国最南端的海外。古代中原一直以为处于海之角,天之涯,文明所不及,人文不可闻。秦汉视为瘴疠南荒,唐宋辟为罪臣流徙之地。就连大日本皇军铁蹄一经踏入密林遮日荒草连天的海南岛,亦称当地贫苦交困破衣烂衫的反抗者为“野人部队”“猿部队”。然而,正是这些岛屿上被歧视被遗忘的穷苦大众,他们在奋起保岛护疆的时候,却成为大海上最亮丽最辉煌的海上日出之景观!——这正是直落薄纱一直衰贫的海南岛,最孤傲最坚贞最有骨质的本色特征!

四

中共琼崖纵队儋州五大队的战士们,脚下穿的是“水陆两用鞋”,就是用汽车轮胎剪成的鞋底,周围再用粗麻绳缠着脚脖子的那种。詹汉行调侃道:“这鞋子,能上山,能下水,能走上百里不穿帮露底。这可是全世界最时髦的好鞋子哟!”

穿草鞋,战士们没有正规军装穿,战士们们的服装,都是当初从家里带出来的农夫渔民的行头。在深山老林里转来转去转了好几年,都被汗水血水反复浸透,都被草刺树枝刮破,变成东一个口子,西一处破绽的“乞丐服”。由于战事紧迫,平时总是补也补不及。战士们又怕累到月娥姐,因为她白天要随部队行军打仗,

(未完待续)